

论道教西王母信仰的伦理意蕴

王艺霖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与历史学院, 中国·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西王母信仰是道教神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内外具有深远和广泛的影响。西王母信仰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蕴: 其一, 从西王母信仰的形成过程看, 揭示出道教崇拜女性、重视生殖崇拜的特征; 其二, 西王母信仰所表征的女性成仙思想, 是道教阴阳和合、男女平等思想的反映; 其三, 西王母崇拜和昆仑山信仰相结合, 是道教对不死问题的思考及其伦理构建。

关键词: 西王母信仰; 女性伦理; 道教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Worship of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n Taoism

Wang Yilin

School of Politics, Law and History,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ina Shaanxi Baoji 721000

Abstract: The worship of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aoist immortal belief, exerting a profound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aoism. This belief contains profound ethical implication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ormation process, it reveals Taoism's characteristics of worshipping women and emphasizing reproductive worship; secondly, the female immortality thought represented by the worship of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reflects Taoism's ideas of yin-yang harmony and gender equality; thirdl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worship of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the belief in Kunlun Mountain embodies Taoism's thinking on the issue of immortality and its eth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Worship of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Female ethics; Taoism

0 引言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崇拜对象多样, 从三清尊神到民间俗神, 都有其有神谱中的位置。与其他宗教不同, 道教的显著特征是尊重、肯定女性, 众多道教神位中有女神和女仙, 她们的性格蕴含着不同礼教准则。例如, 有的女神、女仙是以慈悲、关爱而为人所称道, 有的是为民除害、斩妖除魔等等。虽然其成仙成道、备受世人崇拜的原因不甚相同, 但无一例外, 都是以其伦理品格或主要是以其伦理品格而著称于世的^[1]。其中, 西王母及其西王母信仰具有独特地位。

1 道教西王母信仰的形成

在道教中, 西王母地位较为重要。其形象和角色在民间信仰中备受尊敬与崇拜, 并历经演变, 从部族首领变为邪神, 再由邪神转为善神, 最终成为仙女界领袖。对其形象作具体描述者, 当以《山海经》为最: “玉山, 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 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载胜, 是司天之厉及五残。”^[2]到了庄子, 西王母以“坐少广, 从来不识”的形象, 开始了神话, 获得道法。

西王母形象历经长期演变, 从凡人逐渐成为神明。战

国《归藏》描绘其为掌握长生不老药的女神, 嫦娥因吞药奔月成月神。汉代时, 西王母与永恒生命、仙界之旅关联更紧密, 《穆王十七年》记载周穆王见西王母, 反映人们对长生的向往。当时民间饱受疾苦, 创造西王母神话, 赋予其神灵特性, 官方认可后影响力大增。早期道教受民间宗教影响, 因追求永生理念与西王母契合, 借鉴巫术元素, 塑造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 后来东王公演变为玉皇大帝, 西王母成为王母娘娘。

两汉之交, 西王母形象多样。《大人赋》中她白发苍苍, 《汉书·五行志》记载百姓将其视为救世神, 《太平经》里她是长寿老仙人, 此时已被普遍当作人格化神祇。东汉时, 西王母神话被纳入神谱, 因《穆天子传》被采用, 从居无定所、形象奇特转变为高贵典雅的天界女神、仙女领袖, 明确女性君主身份。

在六朝时期, 出现了如《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和《汉武洞冥记》等志怪小说, 这些作品对西王母的神话进行了全面的仙化^[3]。西王母的形象被进一步塑造为掌管长寿的神祇, 并逐渐被尊称为群仙之首。

到了宋元明时期, 西王母频繁出现于文学作品, 《西

游记》中孙悟空搅乱蟠桃会家喻户晓。现代,西王母凭神奇传说广为人知,“八仙上寿”等民间故事使其信仰延续。民众称她“王母娘娘”,视为玉皇大帝配偶,尊为“瑶池金母”,并将农历三月初三定为其诞辰纪念日。

2 道教西王母信仰的伦理特征

西王母作为道教神话中的重要女神,不仅象征着女性神性与母性的力量,更承载着深厚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

2.1 “崇柔贵慈”的女性崇拜

华夏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彼时生产力与科技落后,女性因在食物采集和繁衍后代中的关键作用,于氏族中地位重要。先民渴望生命延续却无力应对困境,超自然力量崇拜成为精神支柱,原始女神崇拜由此兴起。

道教神话中,西王母初始形象原始野性,似人却有豹尾、虎牙,善呼啸,发乱戴华饰。她“司天之厉及五残”,掌管灾害与人类命运。先秦百家争鸣,道家脱颖而出。道家创立者老子被道教尊为鼻祖,其《道德经》被推为“诸经之首”。该经对“道”的阐述独特,推崇柔软、重视阴性,与父系社会主流价值观反差鲜明,高度肯定女性力量,赞赏女性角色。例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绵绵若存,用之不勤。”^[4]“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4]此外,《道德经》还提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4]道家哲学以比喻间接赞许女性智慧与关怀,秉持阴阳和谐、男女平等理念。学者程伟礼指出,《道德经》汲取中华女性智慧与社交洞察力,以“玄牝”等词象征女性阴柔特质,提出“至柔能克至坚”,道家“道”强调顺应自然、以柔克刚。由于老子的《道德经》的基本理论是主阴,故对阴性者特别扶植。如处理民与君的关系,老子是站在民一边的,民属阴,君属阳^[5]。

秦汉时,方仙道兴起,原始女神形象神圣化,促使张道陵创立正一教,推动神仙信仰规范化,为道教神仙形象奠基。道教尊老子为始祖,《道德经》为经典,其重柔弱阴性理念助力女仙信仰传播。发展中涌现诸多女性宗师,如张道陵妻子孙夫人、开创上清派的魏华存,还有专为女性创立的丹法流派,她们创修炼方法,吸引女性入教,后世仙传确认其成仙,推动信仰兴盛。

唐朝,道教繁荣,女仙信仰广泛传播,各阶层皆有女性出家。唐末《墉城集仙录》记录女仙,提升女仙信仰高度。此前仙传多以男性为主,之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等对女仙记载更丰富,巩固女仙信仰地位。宋元时期,文学形式多样,社会生活丰富,道教女仙形象更世俗、人性化。如小说《女仙外史》以唐赛儿为蓝本,描绘嫦娥与

天狼星宿世纷争。

诸多女仙的形象受到戏曲作品的渗透,导致她们的原型特征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最初的描绘有了明显的偏差^[6]。民间传说里,金母元君(西王母)形象大变,被传“改嫁”玉皇大帝,受《天仙配》《牛郎织女》等故事影响,其形象从美丽慈悲女仙变为评价不一的老太太。故事发展中,女仙爱情传说频出,如《太平广记》里织女因孤独与郭翰相恋。学者詹石窗称,此类“人神”结合场景含性爱意味,但女神始终占主导地位。女仙信仰的世俗化转变,既顺应时代演变,又有效提升女仙地位、强化信仰。

2.2 “阴阳和合”“男女平等”的女性尊重

2.2.1 强调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道教追求长生、成仙合道,诸多道教经典传记是传播仙道思想的载体。道教中,女性是家庭、国家重要部分与文化传承主力。西王母代表女性智慧与力量,体现道教对女性地位和作用的重视。道教传承道家思想,以“道”为宇宙起源与生命根本,世间男女皆由“道”创造滋养。“道”作为万物本源和终极原理,无所不在、无限容纳,不排斥女性。在教义与实践中,女性修行者被接纳尊重,无性别歧视。《太平经》有云:“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阴一阳,各出半力,合为一,乃后共成一。”^[7]由此可见,在家庭伦理中,男女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男女和合的人道与阴阳和合的天道是对应的。道教强调,“道”至高无上,不可私心对待,遵循“道”者吉祥,违背则生疑惑。“道”是万物根本,对男女一视同仁,无论地位高低,依“道”修炼皆有成仙可能。

道教核心信念为“道”是“自然而然”,是宇宙不变规律,借元气孕育滋养万物,男女皆由“道”生,天生具备“道”的特性,道性上男女无别。在追求生命价值与理想人格时,女性和男性权利机会平等^[8]。道性是成仙关键,无论男女,潜心修炼就能发掘内在的“道”,领悟其奥秘便有成仙可能。

2.2.2 强调男女平等和互相尊重

道教从“阴阳平衡”的角度主张男女性别平等。“阴阳”最初并不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阴阳古义本指自然现象,《说文》解释为:“阴,閭也。山之北,水之南也。从阜,从彖。阳,高明也。从阜,易声。”^[9]后逐渐引申成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一种相对待的属性。道教推崇阴阳,从宇宙法则得出男女平等。女性可出家为道士,借修炼成仙摆脱世俗束缚。神仙体系中有众多女仙,还发展出女丹学,助不少女性成仙,体现对女性高度尊重。

相比之下,基督教《旧约·创世纪》中,夏娃由亚当肋骨创造,因偷吃禁果致人类受苦,存在性别偏见;摩尼教里,夏娃由魔王创造,与亚当的斗争被视为光明与黑暗对抗,类似“红颜祸水”观念,与道教差异显著;儒家以“三从四德”规范女性,限制其参与公共事务;汉代“独尊儒术”后,统治者强化女教;《后汉书·列女传》中女性多依附男性。而道教“贵阴守雌”,鼓励女性追求精神独立,对提升女性地位意义重大,在当时极具颠覆性,如今仍有价值。

2.2.3 强调家庭和社会责任以及个体和群体的平衡

女性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地位认同紧密相连,需要更平衡的社会价值观。道教秉持阴阳和谐思想,对自然、人及社会的认知皆体现于此。这一世界观使其在封建男尊女卑观念下,仍重视女性。从女丹、女道到女神、女仙,无不赋予女性这样一种与男性相对应的平等地位^[10]。

道教伦理思想中,女性是家庭与社会重要部分,肩负家庭和社会责任。在家庭中,女性被视为和谐之源,承担照料家人、传承家风、维护和睦之责,道教倡导女性勤俭持家、温柔谦逊。在社会中,女性被鼓励参与公益、传播道德观念,为社会和谐稳定出力,还应尊重生命与自然,关注社会问题,投身社会建设。

此外,道教强调个体与群体平衡,鼓励女性追求个人发展时兼顾家庭和社会整体利益。既倡导个人修养与精神实践,又注重个体为家庭和社会和谐贡献力量,体现了对女性综合发展的关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3 “仙山融合”“长生久视”的女仙追求

西王母居昆仑山墟城。昆仑山兼具神话色彩与历史地理实体特征,地理上其磅礴逶迤,面积超50万平方公里。不管神话还是现实中的昆仑山,都备受人们敬仰,且不同历史传说融入了神话里昆仑山的形象。例如,汉武帝时期将昆仑山确定位于阆南山,而前凉时期则认为酒泉县西南的南山,即祁连山,就是昆仑山的所在地^[11]。

《山海经》最早记录昆仑山与西王母传说,把西王母描绘成天帝女儿、具动物形象的图腾神。战国到六朝的《列子》《竹书纪年》等著作,保留先秦西王母故事,像周穆王受西王母款待、汉武帝获赠仙桃,展现早期对神仙境界的想象及民族思维与信仰。晋代郭璞注《山海经》,提到西王母住在玉山,似人却有豹尾虎齿,能尖啸,散发戴华饰,掌管灾害。道教视昆仑山为天地中心,是西王母与众女仙居住圣地。茅山上清派宗师陶弘景《真诰》记载汉初歌谣,反映西王母在道教的崇高地位,其中金母指西王

母,木公一般为其配偶东王公。

在道教神话中,西王母一直被认为是居住在昆仑山的神仙之一。昆仑山被视为她的主要居所,而她所居住的天界之城墟城,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在人们的想象中形成了丰富的形象。据传是由汉代的东方朔所著的《十洲记》一书,详细描绘了西王母在墟城的尊贵居所和辉煌景象^[12]。传说昆仑山有三峰,昆仑宫所在的天墟城极为神秘,此地黄金堆积,方圆千里,是西王母的居所与会客、设宴之地。墟城内,西王母住处有五座金台、十二座玉楼,城北山峦间另一墟城也有金台玉楼。此外,还有碧玉堂等被景云等笼罩之处,都属西王母统治范围。西王母以墟城为治所,据唐代杜光庭《墟城集仙录》记载,她由至妙之气幻化,统领仙女、掌管名册,统治天界墟城。

神话里,昆仑山是古人幻想中的天堂神山,西王母与之紧密相关,围绕二者形成神秘神话体系。《古微书》记,西王母告知周穆王,昆仑山距咸阳三十六万里,离地面三万六千里,山顶呈三角,边长万里如倒伞,顶端有王母台。《宋书·乐志》中,魏晋时人们赞美王母台有玉阶金堂,仙草灵芝环绕,宾朋满座,饮酒祝寿。可见,西王母在昆仑山的居所已具道教风格。古人坚信昆仑山是神仙居游之地,依理想生活幻想其壮丽景色。

3 结语

西王母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传播广泛且内涵深刻。历经漫长演变,西王母文化在各阶段皆蕴含深意。深入研究西王母文化,既能洞悉其整体内涵,深化认知,也有助于丰富传统文化,推动传承发展。同时,女性通过了解西王母文化,能获取更多自我认同与实现的契机,拓展社会发展空间,实现更大人生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慧敏. 道教女性伦理观解析[D].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2] 滕昕, 刘美伶. 山海经[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09.
- [3] 何桂花. 道教女仙的起源、信仰特征及其社会意义[D]. 华侨大学, 2014.
- [4] (春秋)老子著, 傅云龙校注, 陆钦注释. 老子全文注释本全文注释本战国庄子著[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05.
- [5] 詹石窗. 道教与女性崇拜[J]. 宗教学研究, 1988, (01):17-20.
- [6] 孙苗苗. 道教重母思想及其女性伦理观研究[D]. 中

央民族大学, 2018.

[7] 俞理明著. 太平经正读[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04.

[8] 熊施施. 道教何以崇拜女性[J]. 文史博览, 2015, (07):44.

[9] (汉)许慎著; 蔡梦麒校释. 说文解字繁体横排[M].长沙: 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2021.12.

[10] 张芮菱. 道教女性伦理的和谐启示[J]. 中国宗教, 2007,(08):67-69.

[11] 张泽洪. 论道教西王母与昆仑山神话[J]. 道教学刊, 2018,(02):23-38.

[12] 张泽洪. 道教神仙学说与西王母形象的建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5(06):129-135.